



假期收获成长

在刚过去的暑假,同学们在亲历中触摸历史,在失误中敬畏科学,在等待中读懂父爱,在慢工中看见“花”开……每一次触动,都是能力的拔节;每一份沉淀,都是心灵的明亮。同学们在汗水与思考中收获成长,一步步向着更笃定、更坚韧的自己和新学期稳健前行。

半瓶水的重量

河北区育婴里小学六年(2)班 石佳骏

暑假里,我站在红旗渠纪念馆的展厅,手里攥着半瓶矿泉水,瓶盖被我来回拧得“嘎吱”作响。身旁的父母陪我看展览。

进馆前排队购票时,中午的日头晒得头皮发麻,我拧开瓶盖猛灌一口,又顺手把小半瓶水浇在路边打蔫的野草上。妈妈皱眉:“别糟蹋。”我不以为然地晃晃瓶子:“还有大半瓶呢。”

展板上一张张黑白照片,定格着红旗渠开凿前林县极度缺水的旧日景象,人们挑着木桶,在坑洼的山路上佝偻前行。妈妈凑近文字,轻声念道:“一桶水,要跑十几里山路去挑。”却像一颗石子,沉沉砸进我心里。

爸爸指着一张照片龟裂的土地:“看看,都渴成什么样了。”妈妈转头看我:“你倒掉的那点水,搁在人家比油还金贵。”我别过脸,手里的瓶子停止了转动。

讲解员语气沉重地介绍,那时候,老百姓轻易不洗脸,更舍不得洗衣服,全家合用一小盆水,大人洗完,孩子洗,洗完还要把脏水澄清,留着下次再用。我低下头,看着手中的矿泉水,喉咙忽然有些发紧。

玻璃展柜里,静卧着一把把铁锤和多根钢钎。锤柄磨得油亮发黑,像

是被无数双手反复握住、抡起,竟把木质的柄握出了如同骨头一般光滑坚硬。

讲解员说,前后近三十万人,用了近十年时间,就靠这一锤一钎,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七十多公里的红旗渠主干渠。我嗓子干涩,心里暗暗发问:就靠这个?手该磨成什么样了!

转过展角,一张巨幅照片猛然撞入眼帘:几十个汉子腰系绳索,身子悬吊在笔直的崖壁上抡锤,石粉炸裂开来,扑了他们满头满脸,眉眼都辨不清了,只有一双双眼睛在粉尘中亮得惊人。

我退后几步,又转身折返回去,把前面匆匆扫过的展板一块块重新细看,裂开的土地还张着干渴的嘴,井台边的空木桶还在等着迟迟未满的水,玻璃柜里的铁锤仍沉默地躺着。远处,讲解员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飘来:“水,是拿命换的,八十一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……”

我低下头,目光落在手中半瓶水上。先前浇草时那股漫不经心的随意劲儿,一下子消散得干干净净。

我把瓶盖拧紧,一圈,两圈,再一圈用力旋实,螺纹咬合时发出细微而清晰的“咔嗒”声,像一声轻轻的承诺。

指导教师:惠民

火箭的毫厘之间

和平区耀华小学六年(5)班 李雨莲

“三,二,一——点火!”

暑假的烟台海阳连理岛发射现场,海风呼呼地吹。我在观看台上踮起脚尖,小红旗的细杆儿被攥得发烫,眼睛死死盯着远处那枚白色的火箭,心脏像小鼓一样咚咚敲。

前一天,在科普馆的教室里,廖老师讲完火箭构造,让我们做20道计算题:“全答对,模拟小火箭才能发射,五分钟倒计时,开始!”

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点得飞快,心里偷着乐:这也太简单了吧?提交完最后一题,我轻松地往椅背上一靠,仿佛已经看见我的小火箭拖着金色尾巴冲上天。

“时间到!”廖老师按下发射按钮。屏幕上的小火箭轻轻一颤,我正要欢呼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,一团黑烟炸开,火箭歪歪扭扭栽倒了!

教室瞬间安静下来,空气像凝固了一样。我慌忙低头看屏幕,天呐!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点,竟然被我点错了位置。那小小的圆点,像一颗石子砸在我脸上,烫得我耳根发烫。

廖老师神色认真起来:“模拟可以重来,但真正的火箭,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”这句话像一把小锤,重重敲在我心上。

指导教师:张诗愚

第二轮开始。我再也不敢马虎,逐字逐句读题,小数点反复看上两三遍,算完一道就抓起草稿纸从头儿验算。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划着,同桌小声提醒:“单位换算别漏了。”我赶紧用手肘压住草稿纸边角,生怕挪错一位就全盘出错。我的目光紧盯数字,呼吸放得又轻又慢,仿佛真在发射中心守着最后的倒计时,一点杂音都不敢有。

“三,二,一,开始!”这次,小火箭轻轻一颤,接着尾部喷出明亮的蓝白色火焰,笔直地冲向屏幕顶端,炸开一片星光。我紧紧握住拳头,鼻子酸酸的,心里又高兴又惭愧。

“轰——”此时的发射现场,真正的捷龙三号遥十二运载火箭启动了!巨大的金色火焰照亮了整个海面,它像一把利剑,撕开云层,笔直地刺向苍穹。大地在震动,人群的欢呼声被轰鸣淹没。我仰着头,尾焰越飞越远,最后变成天际一个亮亮的小圆点。

我低头看看掌心,小红旗的细杆儿被汗涔得湿漉漉的。昨天那枚被我算“炸”的模拟火箭,此刻和眼前的尾焰重叠在一起。想起廖老师那句话,我下意识地把小红旗攥得更紧了!



杨丽莉 绘

再坚持十分钟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
六年(8)班 毛艺馨

暑假的太阳像烧红的大铁锅倒扣在头顶,我和爸爸偏挑这天爬上丹崖山,就为看一眼海市蜃楼。

午后的石栏杆烫得不敢贴,空气闷沉沉的。我站在栏杆边瞪得眼酸,双眼一眨不眨地盯住海面。

“怎么还没有啊?”这句话,我一分钟说了三遍,脚底踩着滚烫的石板来回倒脚。爸爸抹了抹额头上的汗,安慰我:“别急,神仙还在路上呢。”

二十分钟,半小时……海面上依然只是碎金子似的波光。太阳很毒,我的脖颈后面像有细针在扎,后背湿透的T恤紧紧粘着皮肤。旁边的游客走了一拨儿,又来一拨儿,又走了一拨儿,人群稠得像浸了水的棉絮,挤挤挨挨又沉沉地散开。

终于,我腿一软蹲下去,扯着爸爸的衣角喊:“走吧,今天运气不好,不可能出现了。”旁边一位举相机的叔叔也摇摇头走了。

爸爸挪了两步,宽大的身子正好连人带影罩住我。豆大的汗从他额角滚下来,挂在下巴尖上亮晶晶地颤,他却像不知道热似的弯腰说:“再坚持十分钟,说不定马上就会出现。”他眼里有种东西,让我把“不”咽了回去。

这十分钟像被谁拽住了尾巴,海面还是老样子。我盯着爸爸腕上的表盘,秒针每爬一格都像踩在我心上。我站起,一会儿举起相机,一会儿又放下。旁边一位阿姨说:“看来今天没戏。”我看看爸爸,他只是笑了笑,没挪动。

十分钟刚到,我要拉爸爸走,他猛地攥住我手腕,声音发颤:“快看!”雾气的深处,几道青灰色的楼阁缓缓浮出来,飞檐翘角分明,淡淡的青色像宣纸上刚洇开的墨痕,飘飘缈缈地悬在半空中,若有若无。

我手忙脚乱地按相机快门。这时,爸爸一把将我拉到栏杆边最好的位置,用手机镜头对准了我。阳光刺得他双眼眯成缝儿,汗水满脸,可他咧着嘴露出白牙,眼角挤出深深的皱纹,比身后那片海市蜃楼还灿烂。

身后惊呼声这才炸开,人群潮水般涌上来。爸爸长长舒口气,眼里亮晶晶看着我:“等得值了吧?”

我抢过手机看,照片里我眼睛张得圆圆的,蜃楼就悬在我头顶上方。我使劲点头:“太值了!”这一刻,爸爸冲我咧嘴的笑,比天边转眼就散的海市蜃楼,真切得多,也滚烫得多!

指导教师:周庆轩

慢染成花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
五年(11)班 刘馨阳

我把染坏的布从染缸里捞出来,整块布被深蓝色吞没,无一朵白花。我愣在原地,手指滴着水。妈妈凑过来,笑了笑,叹了口气,那叹息扎在我膨胀的自信上。

这个暑假,我和妈妈在大理一家染坊体验扎染。院子里,老奶奶坐在竹椅上,膝上摊着泛黄棉绳,绳头磨毛。她捏起白布,折叠、缠绕、捆扎、勒紧,像给布梳头,又像为时光系上一个温柔的结。

老奶奶将布团放入蓝靛染缸,蓝水在凸起处停住,像河水绕过石头,留下干净白。

“原来这么简单!”我凑到妈妈耳边说。妈妈点我脑门:“你看奶奶手上的茧子,比你橡皮擦还厚。”可我不信,扎个结能有多难?

蝉鸣一声高过一声,催我快,心早飞。我抢过白布,随手揉成团,棉绳潦草地绕两道,就迫不及待地扔进染缸,蓝水溅到手指,我当是成功的开场。

由于绑得太松,布一浸水就散开了。蓝色像饿兽,瞬间吞没整块布——无深浅过渡,无留白,只剩沉闷的深蓝,如无月之夜。我捞出布,心猛地一沉,湿冷的布块沉如石头。妈妈接过去抖了抖:“急了吧?它本来能开出花的。”那话不重,却砸碎了我的得意。

老奶奶走过来,手掌覆上我头,粗糙温热,茧子蹭得我又痒又疼——不是皮肉,是心里。“染布急不得,绳结能让颜色透气,否则布就闷死了。”她温柔地说。风吹过院子,头顶竹竿上蓝布轻摆,像天空碎在布面上,而我染的布却像泼了墨。

我低头看自己那两道松垮的绳,歪歪扭扭;再看老奶奶那卷磨毛的绳,勒痕端正耐心。这一刻,我脸上发烫,自己把千年手艺当了几戏。蝉还在叫,我却不再觉得它催我,倒像在笑我。

重新坐下来,浮躁像潮水退去。我学老奶奶的样子,把布折出整齐褶子,手指压平每条边,再用棉绳一圈圈绕紧,绕到第三圈用力一拉,绳勒出白痕,指尖感到布纤维微微鼓起。

第二次将布浸入染缸,我不再心急,静静坐竹凳上,慢慢看蓝色一丝丝渗进,慢如黄昏爬墙。我闭上眼,想象绳结护住的地方,在黑暗中屏息等待。

终于,老奶奶解开绳结,一圈,又一圈,她展开布,白花在深蓝底色上绽开,像夜空点亮了星星,花边晕着淡蓝雾。

妈妈把布举到阳光下:“有些美,急不来的。”我点点头,把蓝布贴在心口,手掌上有着染缸的凉意,心里却涌起暖流。

原来,最美的留白不是布上的,而是等待时心里那片安静的空白,它让我听见了时间走过的声音,像绳结绕过布面,一圈,又一圈!

指导教师:周玉荣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